

商城 我那挥洒青春的故乡

□李旭

商城,这个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拥有70多万人口的大别山革命老区农业县,曾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地方,是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唱遍全国的发源地,也是当年顾准下乡并写下《商城日记》的地方。

15年前的1997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进入最后阶段,我当时所在工作的河南人民出版社,按照省直机关112个单位各派出一个工作队包村扶贫的统一部署,派出一个由两人组成的扶贫工作队前往豫东南距离省城约500公里的信阳市商城县观庙乡郭庙村。因为我稍年长一点缘故,被单位任命为“队长”,就像小时候在豫东杞县农村老家时生产队也要有一个自己的队长一样。所谓队长,本质上是要带头干活。让我自己当初也没有想到的是,本来是扶贫一年即可返城的工作,一干就是四年。

回想那4年的驻村生活,我最大的收获是思想上的一点长进,从一个书生和一名编辑,到一个乡村干部,一名“硕士常务副村长”,自己在冰与火的第一线受到了直面贫困的教育,得到了吃苦耐劳的磨炼。在思想上,由初到乡村时的审美,到中期深入的审视,再到最后的审视,人变得理智了,务实了,从书理想回到社会现实,从理想主义的半空回到现实主

义的泥土。与其说,我是被组织派去改变一个村庄,不如说,是一个村庄改变了一个省直机关干部的思想:农村工作是天底下最务实的工作,几个村干部天天要面对3000多口人的生产生活,绝不像是坐在省城的编辑部里改稿子那样轻松。驻村的几年,山坳里夏日炎热,像个小火盆,村部一楼的电扇呼呼扇出的全是热风,我常常跑到附近的水塘和水牛们一起泡澡避暑。有时晚上从乡里骑车回村或从两三里外的村民小组返回村部,要划上半盒子火柴照明。一顶草帽,一辆自行车,一个装着相机、水杯和日记本的挎包,就是我日常出行最具代表性的行头。

因为活得真实而家常,几年下来在乡里、村里、户上,结交了一批真心朋友。

我第一个结识的朋友,竟然是“不打不成交”认识的。那是刚到乡村,当我看到村里的农户要挑担子走上四五公里的山路到乡里交公粮,我便去找乡粮管所,碰巧所长不在,我便写个便字给当时的所长潘焕林同志,建议在我们“村设个点,派车来统一收粮,很快建议得到了采纳,我和潘所长最后还成了朋友。后来潘所长调到本县另一个叫郟岗镇的粮管所当所长,他们加工的大米要注册商标,让我给起个名字,我根据万亩水田春日一片绿的生态情景,取了个“千叶春”的名字,在网上查重之后,尚无人注册,便约请出版社的美术编辑义务帮忙设计标志,到省工商局备案注册。如今,“千叶春”已成

为商城县粮油企业的一块金字招牌。

同是由于扶贫的缘故,县扶贫办的柳学金主任代表县扶贫办也帮扶我所在的那一个村。我们曾在几个战壕里打过仗的战友了,后来他做了县财政局局长,我也从河南人民出版社调到了上海大学出版社。一次他忽然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财政局在汤泉池的宾馆要扩建,要我给想一个名字,我根据和谐社会的社会财富应该和谐、做服务行业又要和气生财的立意,为之取名“财和”,得到了采纳。就在两三个月前,我去年调入的安徽出版集团的党委书记、总裁王亚非一行在我的陪同下到商城考察,住的就是这“财和宾馆”。第二天,我们去登黄柏山,见多识广、微博拥有160多万个粉丝的总裁看到黄柏山半山腰的一所希望小学,还有迟浩田将军的题字,他当即发了微博,说这里是大别山海拔最高的希望小学,可以和前不久他去台湾看到的一所海拔最高的小学结对子,两岸开展友好关系可从娃娃们身上做起。他向一道陪同的县文联主席表示,如果县里想做这件事,他可以回去在北京帮助牵线搭桥。

上次回去,又碰到了原来在观庙乡当乡长、现在是商城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卫东亚老友。我们对读书有着共同的嗜好,当时他经常到村里来看我。这次他又热情地陪同了我们,还邀请我们参观他们开发的安居工程和投资上千万元的县城公园。公园中有座刚建成的桥,还没来得

随风飘逝的秋

□潘新日

不觉间,秋天就这么地漂在空中,没有了庄稼,没有了绿草,一地的黄叶似睡着了。

四季之中,最惜惜秋天,令我叹惋的是那满树的枝叶竟悄然落下,连长长的吆牛调也显得清冷,秋收后的乡下,多了喜悦,少了忙碌。

乡下的秋,不长。犹如两个情人的邂逅,匆忙间的微笑和亲吻,猛地一甜,极像一颗灿烂的流星划过,留下无尽的思念和幻想。秋天,枫叶满山红遍,灿烂夺目,这一片片耀眼的红云可是大自然的一首最美的诗,树叶在生命迟暮时用尽全力迸射出的美丽,美得如此大度,美得如此惊艳,美得如此热烈,美得如此清高,就连那些枯萎的草都探

茫间心想,幸福的秋可是牵着丰收的年景远远。

秋雨也是悠然的,夹着凉的风,感觉到冷。雨丝飘在脸上,有轻微的疼,似被茅草轻轻地蜇了一下。

一场秋雨一场寒。雨之后,便是冰凉的幕布,拉开了,凉风便满世界地跑,院子里清幽的菊花也强打精神,花香里弥漫着瑟瑟的寒,不似春天的桃花、夏天的栀子那般暖香。

秋天,枫叶满山红遍,灿烂夺目,这一片片耀眼的红云可是大自然的一首最美的诗,树叶在生命迟暮时用尽全力迸射出的美丽,美得如此大度,美得如此惊艳,美得如此热烈,美得如此清高,就连那些枯萎的草都探



银河飞泻

裴振喜撰

二哥

□董文俊

二哥,其实是我的表哥,大舅的二儿子,因年龄大一些又很受人尊敬,平辈中比他年龄小的人都亲切的尊称他二哥,包括许多他在部队时的战友。

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二哥家境贫寒,加之兄弟姊妹众多,当时的家境在那个年代比一般的农村家庭还要贫困。二哥自幼聪明、好学、再加上勤快,很是惹人喜爱,即便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也没能阻碍他崭露出的过人智慧。那个连肚子都还远远填不饱的年代,二哥就已经意识到知识对于一个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平日里二哥不仅要照顾年幼的弟妹,还有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放牛、收种庄稼,所有成年人干的农活二哥基本上都干过。繁重劳动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学习文化知识,因家中吃饭的人多,壮劳力缺乏,大舅一直阻止二哥读书,经常把他的书包藏起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二哥毅然克服重重困难在劳动的间隙兼顾着自己学习,一直把书读至高中。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用说在农村,就是在城里高中生也很少见,正是这样的远见,为他日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及取名字,他请我帮取个名,回安徽几天后,我短信发给他,建议就叫“红桥”吧。立意是以此名字纪念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商城先烈们,并建议一定要请到一位老红军来题写桥名,也达成了共识。

15年转瞬即逝,如今的这个小山村,多数农家靠常年外出打工建起了两三层的小楼房,还装上了空调。观庙,这个曾被《人民日报》报道过的全国闻名的“状元乡”,每年有100多人考上大学,全国各地有上千名大学毕业生工作在各行各业。

如今,商城县观庙乡的老朋友们,正在联系安徽亳州这个全国最大的中药材市场,要一起向荒山要效益,成片开发葛根等中药材。村里的老乡已不止一次地说:“李编辑”(这是15年前他们对我的称呼,至今也没变),咱们村里六七十个山头的1000多亩山地,还等着你来帮助我们开发啊。”

是啊,老乡们仍记念着我这个“李编辑”,我又何尝不牵挂着商城的一草一木呢!毕竟,在我人生最青春的四年,我与这片曾在战争年代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土地结下了刻骨铭心的友谊。春天铺天盖地的稻田翠绿、五月间山坡上开满的映山红、农户家窗前屋后的栀子花香、大石桥水库的小木船、乡政府边上桥头的修车铺,等等,依稀就在眼前。带回省城郟州、带到大会上上海、又带到安徽合肥的那100本“商城日记”,更成了随身携带的宝贝。商城、观庙、郭庙,一个曾经贫困过的老区,如今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每年我都会带家人一起来商城一两趟甚至更多,这里成了我们假日最喜欢来的地方。每次到来,我都会到村里去看看,住上一个晚上,和老友们喝点小酒,叙叙家常,扯扯发展,看看学校,爬爬山岗。4年啊,我无数次步量过的这田间小道啊!

秋天的早晨是清冷的,池塘里泛着清清

着头欣赏这娇艳的红,或许,它们的心里,也该是被这些红叶点燃了激情,私下里预谋来年的碧绿。雾是秋天的贵族,没有了朦胧的深秋,就没有了深邃的岁月,当傍晚的轻纱笼罩了村庄,顺着声音寻去,你会发现茅草屋里漫出的最浓的乡情。

此时,一个人走在林荫道上,踩着满地的落叶,软软的,厚厚的,如走在软绵绵的地毯之上。也可见香樟树的果子,满地的黑眼珠明亮着,它在追问秋天何时才能回到树枝之上。树林茂密,小道深深,两边的树枝牵在一起,形成一条长长的走廊。

秋天的早晨是清冷的,池塘里泛着清清

西九华山的竹子

吴向东

西九华山的竹子不仅可以做乐器还能够做音乐它们一直弯着腰以躬耕的姿态寻找爱情音乐

它们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海拔在那里追求完美它们单纯得有点过分据说它们吞噬了一些植物

甚至还有 一些动物 这些动物和植物 都犯了相同的错 那就是 曾经没完没了地偷情

所谓竹叶 就是它们爱情的全部 它们要保留下来 并且背着 不放弃哪一个部分

以一缕风的姿态

刘娟

带我送你个金乌照亮尘埃

以一缕风的姿态 跋涉万水千山 铺展的灵动是荧荧的萤火 照我读了一遍精选的图案

以一缕风的姿态 叫醒山岚花海

以一缕风的姿态 叫醒山岚花海

好的素质,二哥很快就在部队崭露头角。也正是因为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二哥在部队迅速成长进步,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晋升到团职干部。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为了响应国家大裁军的号召,二哥毅然脱下军装,结束戎马生涯。回到地方工作以后,二哥依就保持部队时的优良作风,凭借自身良好的素质,勤奋学习、尽职尽责,历届领导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二哥还是个出名的孝子,从部队转业的时候,由于在部队的出色表现,部队领导主动帮他联系到驻地省城一个很不错的单位工作。因为不想让他离家太远,老父亲不太愿意,二哥毅然选择回到离父母不太远的城市工作。年迈的父母身体不太好,平日里二哥总要在繁忙的工作间隙隔三差五地回去看望他们。

如今,年过五十的二哥或许是长期操劳的缘故,身体状况不佳,患上小脑萎缩方面的疾病,平时说话、持物、行走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虽经多次诊疗,但都没有明显的康复迹象,据说,这种疾病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到了后期,病人行走都将非常艰难。二哥一度情绪低落,但是,很快就调整好自己

参加阅评《信阳日报》活动有感

刘富民

廿年三度上灵山,今番始觉有善缘。万顷湖水诉不尽,一片真情在心间。引领舆论历寒暑,喜得四连登榜尖。祝愿吾辈努力搞,绘就繁花锦上添。(作者系河南省委宣传部原助理巡视员)

游南湾湖

孔祥科

过湖河

西日沉沉懒洋洋,垂柳依依返白光。尤喜湖河秋水阔,似见浅底有鱼翔。

品茶

秋山秋水照秋阳,绿园绿树绿韵长。钟馨悠悠古意,毛尖涩涩齿间香。

茶艺表演

弄晚教展兰花指,倾水几似瀑布长。琴韵戛然眉眼动,口角含情衬端庄。

鸟岛路上

斑斑点点影重重,拂拂飒飒树间风。暖阳一抹石子路,莺莺燕燕去无踪。

友人言,鸟岛发现时,百鸟翔集,鸟蛋遍布。某书记大喜,决定建观鸟楼于其间,开山放炮,船拖车载,历两年之功。楼成矣,鸟亦散矣。今日观之,唯养养之孔雀、鸭子聊怡倦眼。(作者系《新闻爱好者》主编)

的薄烟,光秃的树枝挑着那一缕缕秋风,近看,一个个晶莹剔透的水珠,挂在枝条上,如一颗颗透明的珍珠。树下一片滋润,也许是最底的那滴贪恋大地,不经意间沾了手,一个角落了,跌入土地的怀抱,找到了自己的家。月亮时常会如期而至,穿过薄薄的云彩,挂一一如星星之上,星星们眨着眼睛,等待月亮周围的风吹来,清凉一下热着的心。月下,坐在落地窗前,慢慢欣赏这一院月色,浓浓的秋夜要溢出院子了,不然,蛐蛐的叫声为何到处都是。

也会捧一壶热茶,指尖划过那一缕茶香,一如心被眼前的秋月醉着;袅袅的茶香就着热气熏透了我的眼睛,一如清冷的伊人双袖舞叶一般,袅袅娜娜,撩动了我的心弦,如梦如幻,欣然醉在这一朵最后的蛙鸣里。秋叶是季节发黄的信封,信封抵达的地方,休止了秋的琴音,整理好一个秋天的金色,标好秋季的注解,待来年入秋时,拿出来诵读,精彩的心动,会温暖全身。

这些机灵的叶子都在变小 变细 甚至远远望去 竹子异常潇洒 空空的没有牵挂

还有竹枝 还有竹鞭 还有竹须 都在用最小的分子 释放最大的爱情能量 不然 怎么会有爆竹 把许多理性的爱情 戏弄为烟花

深居的简屋是厚厚的家书 瞬间让迷失的人儿分清了 东南西北

以一缕风的姿态 抚平飞鸟的每一寸羽毛 飞翔的翅膀是梦里的虹彩 带我飞过云端呼啸归来

以一缕风的姿态 穿越人山人海 冲破喧嚣 让暴雨来个痛快

的心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坚持康复锻炼,目前,病情基本稳定下来。我知道这对于人生阅历中多次历经生死考验的二哥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二哥的病情牵挂很多人的心,许多千里之外多年前的老战友得知他的病情都打来电话慰问,有很多还专程来看望他,看到如今的二哥,心里都非常难过,也都为他感到惋惜。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到二哥家去,他跟我聊起最近他跟我提出申请,要了一部轮椅,我说你现在又用不着啊,他笑着说迟早要用的。说话间,我仿佛看到了二哥坐在轮椅上的情形,心里不禁一惊,难道二哥真的就要在不远的将来用上轮椅了?难道这就是那个昔日性情豪爽、声音洪亮、笑声爽朗、思维敏捷、动作麻利、干练的二哥吗?我不敢想也不愿去想,因为我真的不愿看到这样的事实。多年来二哥历经千辛万苦,虽然没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的经历也很少有人能及。前半生一直不停地为自己事业、家庭及周边需要帮助的亲戚、朋友辛苦操劳,很多人都曾受到过他的帮助和救济。待到后半生即将退休该安享晚年时却不幸患上疾病,命运怎能对待二哥如此不公呢?我实在不得其解。

前日的一天下午,陪同二哥回了趟老家。送他回家的路上,二哥走在前面,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他,我紧随在他的后面。在夕阳余晖的映衬下,看着二哥因疾病所致而步履略显蹒跚的背影,我的眼泪竟没能忍住流了下来。

读李炜光《税收的逻辑》有感——财税的本质是政治

□晏华

在一个部门工作久了,思维在既定轨道上惯性运行,思想麻木,独立思考的能力已渐行渐远……

记得刚上班时,与几十个预算单位打交道,收支简单明了。那些年,财政与部门的关系用“两情相悦、岁月静好”来形容是不为过的。近年来,随着财政支出范围的扩大,涉及民生的项目越来越多,用于公共方面的支出成倍的增长,财政部门的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人更辛苦了,但部门、公众对财政的满意度并未像预想的一样相应的增加。

问题出在哪里?以前没细想过。前些天,女儿写论文,为了开阔视野,买了几本参考书。我随手翻开一本李炜光的《税收的逻辑》一书,刚翻几页,就被其中的观点所吸引。李炜光教授认为,财税问题出现的原因不在财税本身,而在其外。作为一名从事财政工作的人员,我感觉得到了解。

书里,李炜光讲述了一则他看到的资料:80年代初,一次,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长,向他提出来一个问题:“总统也得找你们要他的钱?”“你们”指的是美国国会,“要他的钱”,就是总统的钱。李炜光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微妙。原因是,邓小平年轻时曾去法国留学,所以他在中央高级领导人中属于对西方的制度文化相对来说是比较了解的,那他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呢?会不会是“明知故问”?如果是,那他这个问题

就不是问给美国人的,而是提出来让当时的中国人去思考的。那么,从提问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贯穿了这个时代,如今我们能回答好这个问题了吗?我们的官员、学者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了吗?

李炜光从这个故事入手,在治税权归属、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纳税人权利、税收伦理、公共支出归宿、预算拨款权、预算法修订、公民意识与自由、央地财政关系、收入分配改革等方面谈到他的观点。指出财税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基本政治权力的来源和配属问题。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的主旨是阐释财税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财税权、财政预算的真相;下篇则致力于通过税制改革、减税、收入分配等话题分析我国现有财税制度,并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间接税等方面探讨与普通纳税人切身相关的财税现状。从基础概念的阐释到外国先进做法的介绍,从现状分析到未来展望,作者力求把枯燥艰涩的财税文字写得通俗易懂又带有汉语美感,书中不乏生动的案例和令人会心一笑的类比,是财税常识的普及和启蒙之书。

在过去三十年间,财政、税务学理论相比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至社会学等学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在所有社会科学理论中,财税理论肯定是最为陈旧的了。就以我和女儿的教科书为例来说吧,我的大学时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记忆中教科书涉及税收的特性时,把它归纳为“无偿性、强制性、固定性”,统称税收三性。这是五十年代起,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学说。时过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儿大学时教科书对税收三性的解释竟然一点没变!这倒不难理解,导致这种状况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财税理论的实用性,它从一诞生就是政府的理财学。从这个角度看,活跃在公共空间的绝大多数财税专家学者们在忙着解释政策,为政府的财税活动提供论辩,在财税理论的进步与发展上做几个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这似乎也正常。

然而,这样的专家为什么每每遭到公众的嘲笑?从事财税工作的部门为什么守职尽责还会令公众不满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或许最为深层次的原因是,转型中的中国要求一种超越技术层面的财税视野,尤其是财税制度大转型的理论言说。李炜光是这个时代罕见的财税问题之“思想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敏锐地意识到财税大转型才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于是转向这方面的思考、研究。他对财税的政治经济学、财税的政治学、财税的法学和社会学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他甚至还思考了财税的伦理学。通过这些思考,李炜光有效地回答了困扰公众的诸多疑惑,因此获得了公众的尊重,也使我这样从事财政工作的人为自己努力工作却得不到社会认可而释然。

以往总认为预算是经济的范畴,财政部门是经济部门,自己从事的工作是经济工作。但李炜光教授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预算是政治的问题,而且处于一个国家政治的核心地带,是政府最重要的施政宣言和施政纲领,是联结政府与人民的财政纽带。因为几乎所有涉及政治的议题,如法治、国民福利、军事、外交、教育、医疗等等,其中的每一项都可以在预算中找到它的对应项。从这个角度看,李炜光说预算

是政治问题,财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是有道理的。

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有关政府改革的提问时突然提高声音说了下面一段必将载入史册的话:“我想讲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这是很少涉及的问题。我们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使公共财政更好地进行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好地改善民生和改善生态环境。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

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总理无疑是懂财政史的,他揭示出人类社会发

展的一条必然规律:社会的发展、变革无一不是从财政体制的改革起步的。如果政府在政治方面的治理和改革不能与其预算紧密挂钩,这样的改革就很难获得成功。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又在从事着这份工作,为了不辜负时代重托,应该更加勤于思考、努力工作,为财政事业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坚信财政进步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